

創傷、認同與華教記憶： 論馬華漢詩人管震民

高嘉謙*

摘 要

1940-1960 年代馬來半島經歷了動盪與變革，期間馬華漢詩寫作交織著複雜的身分認同、文化想像與地方感。本文以檳城鍾靈中學華文教師管震民（1880-1962）為對象，探討他的漢詩寫作如何走過日據時期，由英殖民地邁向獨立建國的進程裡，賡續的漢詩風雅和文教理想，以及變動時局的身分認同與轉換。本文探究和論證以下兩個面向：一、馬華南來教師的漢詩寫作，凸顯了對華校和華人戰爭受難經驗的處理，以及檳城華人二戰集體記憶的形塑。這形成管震民面對文教理想、身分轉折和地方意識獨特的寫作境遇。二、1950 年代以後，馬來亞面對脫離殖民地，進入新興民族國家的建立。管震民漢詩從離散到扎根，在國家教育語言與民族精神開展的新局裡，見證了家國認同的轉向和自我安頓。

關鍵詞：馬華漢詩、舊體詩、鍾靈中學、管震民、文化記憶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Trauma, Identity and Mem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A Study of Guan Zhen Min's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Ko, Chia-Ci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Guan Zhen Min (1880-1962), a Chinese teacher at Chung Ling High School in Penang, Malaysia. He keeps continue his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through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Malay Peninsula, from British colonialism to independent statehood, and how his identity was transformed in the changing times.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argues for the two aspects: first, the trauma of the war on individuals and Chinese education is highlighted in the Chinese poetry writing of Southbound Chinese writers in Malaya, who deal with the Chinese school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suffering, as well as the shaping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Penang Chinese in World War II. This is the unique situation in which Guan's writing is confronted with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ideals, identity transitions, and local consciousness. After the 1950s, Malaya was fac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new nation-state, free from colonialism. Guan's Chinese poetry, from diasporic state of mind to rootedness, witnessed a shift in national identity and self-settlement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s educational language and national spirit.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Old Style Poetry, Chung Ling High School, Guan Zhen Min, Cultural Memory

創傷、認同與華教記憶： 論馬華漢詩人管震民*

高嘉謙

一、前言

1949年10月中國大陸政權易幟，新中國成立，國民政府遷臺，兩岸分治的現實，對戰後東亞的政局帶來長遠的影響。這個歷史巨變的時間點，亦牽動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但對新加坡和馬來半島而言，1949年揭示的不僅是中國現代史的時間，兩地華人社會對僑居或在地身份，另有其在地發展的脈絡值得正視。他們面臨的重要認同抉擇和轉向，更傾向凸顯了一種歷史關鍵轉折下的「華人時間」。早在前一年的6月，英殖民政府頒佈緊急狀態，華人被驅趕到集中管理的「新村」，社會正處於嚴密的政治與軍事治理氛圍，大批被認為左傾或反政府的華人被驅逐出境。1949年2月馬華公會成立，標示著華人參政，以及本地意識的抬頭。1952年馬來亞聯邦立法議會通過公民權修訂法令，申請公民權資格稍有放寬，1954年華人社團推動了華人爭取公民權運動。¹ 1955年馬來亞聯邦政府與馬共的華玲談判失敗，馬共持續叢林的游擊隊革命，兩年後馬來亞聯邦脫離英國殖民而獨立。這些政局變化在短短數年迅速刺激了華人的身分認同與轉向，尤其1950年代中期以後新中國取消雙重國籍的認可，華人從北歸中國或在地落戶的選擇，明確意識到國籍身分與國家認同的重新選擇已刻不容緩。

* 感謝審查人提供的審查意見、修訂建議，使得本文更臻完善，謹此致上誠摯的謝意。本文寫作，得張少寬先生贈印《蘆管吟艸》手抄本，謹致謝忱。

¹ 參考崔貴強：《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修訂卷）》（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337-372。

然而，對於歷經 1942-45 年日據和抗戰的華人而言，堅守戰火摧殘後的土地和家園，亦表現在對華文教育的堅持。1949 年 10 月華校教師公會成立，其時華人應對的教育環境異常艱鉅。1951 年巴恩教育報告書（Barnes Report）出爐，推動獨尊英語和馬來語以形塑馬來亞國家觀念的國民學校。為壯大華文教育的力量，同年全國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成立，檳城鍾靈中學校長陳充恩擔任主席。華教運動由此捲入詭譎的政治風潮。1952 年立法議會通過採納新教育法令，1955-57 年間殖民政府開始以特別津貼的優惠敦促華校改變教學媒介語，改制為國民型中學。1956 年拉薩報告書在建議維護和支持各族群的語言與文化發展的前提下，卻同時標舉以國語（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的教育政策終極目標。各地華校學潮興起。1955 年華文高等教育的理想——南洋大學在新加坡成立。直到 1961 年教育法令的頒佈，由此開啟了一個攸關華文教育存亡危機的政局。²整個 1950 年代的馬華社會可視為一個華人認同動盪與轉向的時代。

在政治環境變革的 1940-1960 年代間的漢詩寫作和結集，迂迴的文化感受和憂患，反映了馬華漢詩交織的身分認同、文化想像與地方感，尤其處於英殖民和馬來亞獨立建國過程中，華人面對潛在的華／巫轉化和辯證。本文以檳城鍾靈中學華文教師管震民（1880-1962）為對象，探討他的漢詩寫作如何走過日據淪陷，由英殖民地邁向獨立建國的進程裡，賡續的漢詩風雅和文教理想，以及變動時局的身分認同與轉換。本文試著回應兩個問題：一、華文教育、戰爭創傷是詩人寫作的文化理想和生存遭際，這些元素如何被調動和表徵為馬華南來文人的身分轉折，且開啟馬華漢詩獨特的寫作境遇。二、50 年代以後，面對脫離殖民地，進入新興民族國家的建立，漢詩又如何在新的種族和教育政策中回應時代議題。

² 關於馬來亞於殖民時期與建國初期的教育政策與現況，參見 Tan Liok Ee (陳綠漪),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二、南來教師與戰爭傷痕

在政治動盪、家國轉型的背景下觀察具備傳統文學教養的南來文化人，不同於新文學版圖，恰恰多了幾重不同的文化意義。自戰後到 1950 年代，漢詩的刊載、結集出版異常蓬勃熱鬧。從披露於戰後的郁達夫〈亂離雜詩〉（1946），李西浪《劫灰集》（1946）、潘潔夫《餐英樓詩稿》（1946）、孫崧樵《悔堂唱酬集》（1947）、陳少蘇《生春堂集》（1948）、邱菽園《菽園詩集》（1949）、謝松山《血海》（1950）、瘦鶴《驚弓集》（1950）、李俊承《覺園集》（1950）、《覺園續集》（1956）、張永福《觚園詩集》（1950）、《觚園耶許聲》（1955）、蘇鐵石《南洋民黨光華詩集》（1950）等，漢詩寫作的氛圍顯然並不沈寂。無論是集中表現戰前的文化積累（如邱菽園亡故於 1941 年，作品經女兒女婿於戰後結集），抑或展示歷經淪陷、戰後復甦的時代傷痕和體驗，這揭示了馬華漢詩譜系已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短期流寓寫作，漸進轉入移居者在地生存的風土與生命脈絡。這恰是說明了漢詩在 1950 年代前後階段的生產，已是這些同時具有教師、報人、居士等身分的詩人，介入時代的寫作。漢詩體現他們忠實的文學想像，甚至是寄存文化情懷與生命光景的依託。對馬華文學而言，漢詩觸及戰後的馬華文化人怎樣的情感結構？這裡承載的戰時戰後經驗，如何左右了文化人內在體驗？漢詩作為馬華文學於 1950 年代承接的文學遺產，其實帶出了一個珍貴的視域。

其中任教於檳城鍾靈中學的管震民（1880-1962），從戰前到戰後不間斷的漢詩寫作和出版，最具代表性。管震民，浙江台州府黃岩人，原名望濤，字線白。清末畢業於北京京師大學堂博物科，獎給舉人出身。曾往日本、朝鮮考察教育。在中國期間，從清末的山西大學堂到民國後幾所新式學校，從教員到校長，畢生經歷跟教育相關。1934 年 12 月他南渡檳榔嶼，其時鍾靈中學增辦高中，他應聘華文教職，已是第二次南來。在此之前，他曾於 1923 年南渡緬甸，擔任仰光華僑中學校長，亦任緬甸國民黨支部執委。數年後返國任杭州西湖博物館自然科主任，後因浙省財政緊縮，

組織減薪裁員，辭職坐守家園甚久。其時頗感中國無出路，故 54 歲再次南渡。³他跟當時鍾靈中學同屬華文教師的汪起予、陳少蘇並稱「鍾靈三老」。三人皆有深厚的古典詩文教養，締造了鍾靈中學和檳城興盛的詩風。1949 年他從鍾靈中學退休，全心浸淫於詩文寫作。

管震民曾出版詩集《蘆管吟艸》、《綠天廬吟艸》、《管震民先生七十初度酬唱集》、《綠天廬詩文集》、《管震民先生紀念集》。⁴最早結集的《蘆管吟艸》散佚於二戰兵燹⁵，寫作時間約 1937-1938 年間。爾後《綠天廬吟艸》則收錄了 1940-1949 年的作品，見證了他在檳島戰爭時期的生命光景，退休前的交際往來，以及時局變遷。作者定調為「紀歷歷劫痕及層層幻相」⁶，實有傷痕寫作的意味。《綠天廬詩文集》則是 1949-1955 年之間的作品，刻畫戰後安頓的悠然歲月，同時收錄一些初次南渡緬甸的詩文。《管震民先生紀念集》則收錄 1956-1962 年之間的作品和遺稿，記載了家國時局動盪中，詩人老年的自處心境。⁷管震民的詩風醇厚，氣勢不凡，有「北馬詩翁」的雅譽。

從詩詞、駢文、序跋、聯語、題詞等各類舊體文學形式的生產，管震民調動傳統文學教養，言志抒情而游刃有餘，出入時代之間，又從容自在。對照多事之秋の時局，舊詩尤其不顯得陳舊老套。華人移民社會複雜的精神狀態，透過漢詩迂迴的文化感受和憂患，不同於新文學的寫作，反映了精粹的漢詩傳統，在華人社會處於英殖民和馬來亞獨立建國過程中，潛在的華／夷轉化和辯證。

³ 漁父：〈管震民重渡南洋〉，《時代日報》第 1 版，1935 年 1 月 21 日。

⁴ 管震民：《蘆管吟艸》（香港：自印，1939）、《綠天廬吟艸》（檳榔嶼：管震民先生七秩榮壽紀念壽管委員會，1949）、《管震民先生七十初度酬唱集》（檳榔嶼：檳榔吟社，1949）、《綠天廬詩文集》（檳城：綠天廬，1955）、《管震民先生紀念集》（檳城：管震民先生喪事委員會，1964）。根據張少寬所述，最早一部應是《郵花百詠》，可惜應無人見過。參見張少寬：〈一代詩翁管震民〉，《檳榔嶼翰墨緣》（檳城：南洋田野研究社，2017），頁 71。

⁵ 目前僅留存的《蘆管吟艸》乃管震民門人張少寬的手抄本。

⁶ 管震民：〈跋〉，《綠天廬吟艸》，頁 69。

⁷ 目前關於管震民的研究專論，筆者僅見到李榮吉：《管震民詩歌研究》（新加坡：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5）。潘筱蓓編纂：《管震民集》（吉隆坡：拉曼大學「馬來西亞古典詩人作品匯編及評介」研究計畫，2014），內附潘筱蓓的導言。

1940年管震民在鍾靈中學任教期間，偕同詩友許曉山、孫崧樵等人推動檳榔吟社。其時中國抗戰已進行數年，南洋華僑的抗戰賑災響應熱烈。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使命感，促使他留下豪情壯語：

新潮澎湃逐波來，束關經書等劫灰。誰續廣陵散亡曲，炎荒尚有不遺才。

救亡聲浪溢南天，莫說騷壇可寂然。慷慨悲歌逢此日，也隨筆陣舉吟鞭。（〈檳榔吟社成立紀念四首〉之一、二，頁1）⁸

他的抗戰情懷，在於相信不做無病之呻吟，而欲取漢詩的聲氣相求。因此，他懷抱賡續廣陵散的壯志，動員同好，結社聯吟，「以醒國魂為主旨」。這是檳榔吟社的緣起，恰如他歌頌詩的感染力，訴諸於筆端：

茲首遠瞻烽火之橫飛，神傷祖國，忍使版圖之突變，色染倭塵，雖不能躬執干戈，效健兒之浴血，然亦應手揮毛穎，寒奸賊之熏心，誦杜陵老將之行，讀少伯從軍之什，長歌當哭，異曲同工，藉慷慨之悲吟，挽頹廢之末俗，誰謂騷人墨客，不思敵愾同仇乎？（〈組織檳榔吟社緣啟（庚辰新春）〉）⁹

這是位處炎荒的南洋詩人，為抗戰呼求的一個時代感受。詩的世界，連帶一個駢散文體的表述，管震民確信辭賦可「長留鴻爪雪泥，分期印證」，更希望「他時梨棗流傳，定貴洛陽之紙」。他以檳城為據點，推動吟詠抗戰，為華僑以及自己找到啟動大雅之輪的根據。這裡的意義，除了凸顯南方賡續的抗戰譜系，卻也同時帶出漢詩的功能和想像。雖說詩社的〈緣啟〉辭藻不脫駢麗，但對比詩句的滂沱氣勢：「曾醒黃魂撼怒潮」（〈檳榔吟社成立紀念四首〉之三，頁1），他恰以剛柔並濟的舊體文學姿態，替檳城華人找到發聲的位置。這是南來華校教師在戰時的自我定位，為漢詩勾勒其積極的姿態。其時新馬華人社會的愛國歌曲此起彼落，面對「祖國」傳播而來的歌曲，無論左、右立場，各有傳唱。在國族脈絡下，愛國抗戰歌曲不過是重複召喚一種虛擬認同，既熱烈，但也空洞。¹⁰反觀管震民組織吟社，接應古典詩人的憂患

⁸ 管震民：《綠天廬吟艸》，頁1。後文關於此詩集的詩篇，將於內文標示詩題和頁碼，不另註解出處。本文援引詩篇來自其他詩集和文集，將個別註解出處。

⁹ 管震民：〈組織檳榔吟社緣啟（庚辰新春）〉，《綠天廬詩文集（文集）》，頁17-18。

¹⁰ 麥留芳：《虛擬認同：早期馬來亞華人的愛國歌曲》（新加坡：新加坡華裔館，2012）。

傳統，追求並相信「滿腹牢騷，罄情陶寫，書馳鐵馬，檄可愈風，筆勝金戈，鋒能逐日」。¹¹詩人對詩和文字的信仰果決又堅定，爾後大東亞戰爭波及新馬，檳島淪陷。三年八個月的苦難日子，管震民的家庭崩散，留下的詩篇難掩血淚，但困蹇處又見骨氣。在呼應中國抗戰的熱情裡，僑民的焦慮隱然預告了流離生命裡安頓自我的力量。檳榔吟社適時成立，可見詩社〈緣啟〉強調的「敢貢蕪辭，聊為惶引」，並非虛言。

回顧管震民二次南渡的羈旅生涯，要屬移居檳榔嶼的中年歲月最是波折。檳榔嶼淪陷期間，日軍對該地的文教機構展開清肅，華人在大檢證中慘遭殺戮不在少數。管震民的遭遇甚為淒慘，兒子管亮工被抓，死於獄中。長孫女、妻子隨之病逝，自己左目失明。家毀人亡是他在戰爭期間最慘痛的遭遇。詩裡的傷逝之情，寫來直白，卻是入骨三分，但也恐難及現實悲慟。

莫嗟異域寄孤魂，母子孫同一墓門。料想九泉應聚首，不如春夢了無痕。（〈亡室沈太宜人百日家奠詩以代哭〉之六，頁9）

管震民以「綠天廬」命名書齋，意在接近南洋熱帶風土，閒適悠然的生活。但戰火無情，管震民藉詩抵禦的三年八個月——「我有綠天吟草在，家仇國恥恨綿綿」¹²，替這位綠天廬主人找到折難中自我安身之道。他處身淪陷城市裡的憂憤，找到另一種自我激勵和鼓蕩的寄託。早在馬來半島未淪陷之前，1941年3月末至4月初，檳華籌賑會舉辦徐悲鴻畫展，觀者踴躍達二千餘人。到南洋為抗戰募款的徐悲鴻，自新加坡來到檳島短居數月，駱清泉、管震民宅邸是他的落腳處之一。南洋歲月是徐悲鴻創作力旺盛的黃金時期，不少畫馬圖作於新馬兩地，除了新加坡，他寓居檳城時間最長，創作了《齊奮進》、《六駿圖》等名作。¹³徐跟管頗多接觸，交情不淺，曾將畫作《奔馬》贈予管震民，不少畫作亦見管的題簽。¹⁴然而，這些以馬為主題的畫

¹¹ 管震民：〈組織檳榔吟社緣啟（庚辰新春）〉，《綠天廬詩文集（文集）》，頁17-18。

¹² 管震民：〈題詞〉，收入謝松山：《血海》（新加坡：南洋報社有限公司，1950），頁25。

¹³ 參見晶美術館策展團隊：《徐悲鴻：華人百年巨匠系列》（臺中：創新文化基金會，2020），頁34-40。

¹⁴ 關於徐悲鴻在檳城的交遊事跡，可參見歐陽興義編著：《悲鴻在星洲》（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193-202。

作，卻成了管震民在淪陷時期的精神支柱。他有一連數首題馬的詩作，藉駿馬急馳飛奔之姿，寄寓著詩人內心的火種。

迴溯前塵百戰功，識途早號冠群雄。秋高遠聽邊風緊，重任馳驅氣自充。(〈題馬〉，頁 12)

汗馬功勳百戰身，蜚黃騰達出風塵。祖鞭快著忘艱阻，壯志雄才一旦伸。(〈題飛馬圖〉，頁 9-10)

徐悲鴻在新加坡淪陷前夕趕上最後一班開往印度的船，取道緬甸回國。他大概沒料到，檳城交遊的藝文摯友管震民在烽火歲月裡的遭際。管題詠奔馬駿馬的百戰身，寄託的憂患除了伸張抵抗生活的意志，是否保有幾分緬懷昔年論藝談畫的慨嘆？

然而淪陷時期，管震民的心境和困境，處處顯露的不安和自我調遣，生活的捉襟見肘僅能苟且度日，籠罩為三年八個月的所有日常。他的詩直抒吃不飽的飢餓、柴米油鹽水漲船高，張羅基本生活是最現實的妥協。

開門七字甚支持，費盡廚娘日夜思。白米如珠聞古說，赤糖似血到今疑。
魚龍雞鳳盤難遇，油貴柴荒釜亦悲。酒價也隨糖米長，問君何術得療饑。(〈偶書所見〉，頁 34)

然而，詩人卻也有不堪折腰低身的骨氣和志氣，甚至自我打開新局，轉化困境的胸襟。詩的寫實與自我療癒，啟動了詩人應付生活進退之間的重要能量。管面對生活與思慮的調節，浮映出詩在戰時的見證和超越：

千戈未定莽荊榛，且莫逢人話苦辛。納履決踵堪緩步，捉襟見肘豈低身。(〈自遣〉，頁 26)

綠滿窗前草不除，升旗山又對門居。茶餘酒後閒憑眺，忘盡窮愁心自舒。(〈綠天廬即目四首〉之四，頁 25-26)

但淪陷歲月裡，舊友相濡以沫，彼此在警報聲中，日常供給短缺的現實裡，苟延度日。難得彼此不忘詩，憂愁付諸詩酒之中的快意，大概可視為他的安身之道。值得注意的是，詩人藉由抒情轉化，潛入現實觀察，意在把握外界凶險，卻處處藏有戒慎的憂懼。

《綠天廬吟艸》有超過一半以上的詩作，盡是淪陷期間的寫實生活。窮與貧，詩與酒，交錯為鬱結生活裡的悲歡瞬間。

警笛嗚嗚到處鳴，那堪一日幾回驚。徙薪避火原常策，移粟療饑是過程。察察為明徒自擾，惶惶莫定果何營。漫云卒歲無衣褐，司命杯乾醉不成。

海國誰逢料峭寒，歲除也未怯衣單。米珠薪桂如梯上，雞鳳魚龍當畫看。祖道無文送窮鬼，貧交有酒接餘歡。愁腸日結知多少，且付新吟李杜壇。（〈歲暮雜感四律〉其三、其四，頁35）

警笛聲裡，悽惶莫定，詩人表明「移粟療饑」回應明代詩人申佳允的〈賑飢〉主題，「卒歲無衣褐」則揭示〈詩·豳風·七月〉裡無衣禦寒過冬，進而「司命杯乾醉不成」，連灌醉灶神的送神儀式都要省略。換言之，典故工整嚴密，旨在揭示一個歲末無以為繼的慘況。詩人說得並不誇張，「米珠薪桂」、「雞鳳魚龍」只能想像，眼前的愁腸苦悶，只能藉酒吟詩。

事實上，詩人為衣食困愁奔命，主要是1945年美軍開始出動B-29轟炸機轟炸空襲新加坡和檳城，意在攻擊日軍佔領的海軍基地和各種設施。如此一來，檳島避難成為日常節奏，管震民的詩就成了憂患與性命拉鋸的謄寫：

空襲聲中幾變遷，池魚惟恐禍牽連。移巢燕雀栖難定，沸鼎蜩蟬痛自煎。挈榼為饑非饌饋，擔囊無力只呼天。沿途最怕遭中梗，突入壕溝心膽懸。（〈空襲聲中〉，頁36）

嗚嗚連聲震四圍，椰林葉戰鵲紛飛。雲端時作空雷響，地上頻窺遠影微。談虎問誰都色變，驚鳥到處失枝依。將軍果是從天降，城郭人民事事非。（〈連日均有空襲警報賦此誌慨〉，頁36）

管震民寫活躲避空襲，四處流徙，飢餓無力，大家彷彿如驚弓之鳥的窘境，這是躲警報走難的實況街景。前詩的末二聯寫來尤其動魄驚心，此時挈榼提壺只為討食，連揭篋擔囊的盜竊也無力為之。尤其害怕天降炸彈掉入壕溝，凸顯了無所不在的死亡陷阱，捕捉戰火下的無常和宿命。

九死一生憑命運，傾牆倒屋聽呼號。幾聲霹靂心都碎，雲路悠悠雁自翱。（〈即

目〉節選，頁 38)

三載易過幾月難，米鹽瑣屑日三歎。白鱈價倍黃河鯉，青菜珍逾幽谷蘭。去歲雞豚猶滿俎，今朝苜蓿亦空盤。先生樽幸留餘酒，醉把乾坤放眼看。(〈百物昂貴度日維艱詩以誌慨〉，頁 38)

這些詩作，真切貼近了詩人在淪陷生活裡的點滴心事，逃空襲、忍飢迫，尤其戰爭後期，三年的忍耐已達臨界點，眼前窘困依然無解，只能酒裡看世間，藉醉眼的朦朧自我調遣。彼時報紙已停刊，戰時的生活景況、精神折難，僅能透過有心人的見證書寫來承接歷史的血肉。管震民大量寫於淪陷歲月的詩作，遊走生活困厄，以及砥礪意志的襟懷，既是抒情，亦屬見證，相對於其他紀史、記事、記人等戰爭經驗的馬華舊體詩¹⁵，管的淪陷生活摹寫，精神創痛的進退勾勒，精準為馬華漢詩留下一頁二戰淪陷的生命史寫作。

三、華教血恨與文學見證

相對於管震民在淪陷時期的個人際遇，烙印於這位華校教師的戰爭傷痕，另有一個面向值得重視。檳榔嶼淪陷，被佔領的恐懼，最深刻的莫非大檢證中對華人知識分子的傷害。管震民深受其害，兒子管亮工任職於鍾靈中學的體育教師，教武術、柔道和劍道，曾參與訓練回到中國戰場的抗日機工。¹⁶他被檢舉與拷問，在檢證中終難逃一死，成為理解這場戰爭最深刻的書寫。管震民筆觸細緻，勾勒了戰時的恐慌，以及以鍾靈中學為主的華校生遭遇的苦難。這類詩沒有故實，直白率真，以焚坑作為關鍵意象，盡訴檢證之殘暴。

¹⁵ 相關研究，參見林立：〈創痛記憶：新馬兩地有關日佔時期的舊體詩〉，《華人研究國際學報》11：2（2019.12），頁 27-44。

¹⁶ 關於管亮工參與南洋機工訓練事蹟，參見葉鍾鈴：〈檳城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實錄〉，收入陳劍虹、黃賢強編：《檳榔嶼華人研究》（檳城：韓江學院華人文化館，2005），頁 316。

積悶填胸掃未清，苦無竹葉解餘醒。突聞令下嚴搜檢，樹上烏鴉亦噤聲。
 通衢小巷斷人行，蒙馬虎皮眾目驚。祇恐當前頭一點，便將粉筆背書名。
 犢子偏遭獠犬傷，無情縲絏肆摧戕。西河有淚從何灑，誰辨平生是俊良。
 荊天棘地欲何之，檻鶴籠猿祇自悲。跬步不離防觸阱，鍾靈二字怕人知。(〈檳
 嶼淪陷後於壬午四月六日大舉肅清焚坑之慘更不忍聞聊賦四絕以誌餘痛〉，
 頁 7)

大檢證可謂檳島淪陷歲月裡，最激烈的殺戮。管震民對任教還不足十年的鍾靈中學遭此創傷，憤恨難耐。他的詩盡是紀實筆調，刻畫肅殺氛圍，帶出坑儒的歷史控訴，暗埋歷代知識人的悲愴，藉此檢視日軍對知識分子的戕害。沒有任何形象化的直白語言可以刻畫出面臨日本憲兵檢證時的生死一線：「祇恐當前頭一點，便將粉筆背書名」。這一聯詩句，不僅白描檢證的凶險，實有針對臺灣人當日本憲兵通譯指認鍾靈師生的控訴。¹⁷因而「鍾靈二字怕人知」既顯露又傳神，重點在於「跬步不離防觸阱」那無所不在的偵察、告密和指證，鍾靈師生被指為共產黨、抗日分子成了塗抹不了的原罪。這四首絕句銘刻和見證 1942 年 4 月 6 日的創傷，及其對華校師生帶來的震慄和驚恐。在這肅清抗日分子的行動裡，鍾靈中學師生的遇難，加上淪陷初期日軍強制對中文書籍送檢和焚書¹⁸，在象徵意義上形塑了戰前華文教育面臨「焚書」、「坑儒」的斯文斷絕。詩人筆下的「鍾靈」隱喻著受難的華人身體和精神。

鍾靈中學的前身為鍾靈學校，創辦於 1917 年，與辛亥革命同志淵源甚深。檳城早在晚清時期已是革命黨人耕耘甚深的根據地。而該校創辦源自二次革命的討袁運動失敗，追隨孫中山的檳城閱書報社革命華僑邱明昶、許生理、陳新政等人，為教育新時代青年，設立兩等小學（初小、高小）的鍾靈學校。至到 1923 年正式改組為鍾靈中學。¹⁹該校董事、師生的民族情懷，因黨國政治淵源，不言而喻。日本侵華以後，鍾靈師生熱烈參與抗日援華運動，還有人積極北歸，投入中國的抗日戰場。抗

¹⁷ 汪洋：〈鍾靈中學員生殉難記〉，收入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頁 25-26。

¹⁸ 伊藤：〈焚書〉，《彼南劫灰錄》（檳城：檳城鍾靈中學，1957），頁 95-98。

¹⁹ 葉鍾鈴：《檳城鍾靈中學史稿（1917-1957）》（新加坡：新加坡華裔館，2009），頁 15-25。

日事蹟成了鍾靈中學的榮耀，卻也同時在檳島淪陷時期，校政停擺，校舍封禁，遭竊破壞嚴重。而在 1942 年 4 月間的日軍大肅清行動中，鍾靈師生更首當其衝，全校八名教師，四十六位學生被酷刑逼供，罹難犧牲。戰後鍾靈中學刻有殉難師生紀念碑，悼念校史上血淚的一頁。

管震民見證了鍾靈的苦難，成為他在戰時與戰後創傷書寫的一個原型。1946 年他先後撰述〈鍾靈中學追悼殉難師生祭文〉、〈鍾靈中學殉難師生紀念碑序〉二文，字句行間張揚國仇家恨，鏗鏘有力，儼然詩史。其中碑序為紀念碑而作，控訴力道之深，實屬罕見。

迨偷渡重洋，首淪孤島，先毀最高之學府，大捕無辜之師生。非稱元祐之黨人，即置東林之名籍，為一網打盡之計，用百般殘酷之刑，縲絏同羈，罪非公治，焚坑重演，毒過嬴秦，鬼哭神號，人天共憤，暴屍露骨，魂夢何安？為教育而捐軀，豈生人所逆測乎？噫！幾聲原子，三島為墟，國恥家仇，共洪流而逝東海，成仁取義，泐貞石而樹中庭，何殊血食千秋，永保馨香於勿替，且慰魂遊萬里，長留姓氏以同芳。²⁰

碑序以教育之創傷記憶為核心精神，進而陳述「焚坑重演，毒過嬴秦，鬼哭神號，人天共憤，暴屍露骨，魂夢何安？」召喚一代知識人受難的一縷英魂。「幾聲原子，三島為墟，國恥家仇，共洪流而逝東海」則以血恨深仇之消弭安頓，奠祭華文教育永遠烙印的民族血淚史。管震民在檳島淪陷時，職務是鍾靈中學國文科主任和教師。他對鍾靈師生的犧牲觸動甚深，不惜以秦朝焚書坑儒描述斯文遭致摧殘的慘劇，控訴日本憲兵的暴虐殘酷，既有知識人折損之傷逝，亦屬斷喪檳島華人文化之嘆。這是史家筆觸，亦有抒情美學的特徵，將倖存者的個體傷痛，提升為帶有民族性、社會性的集體情感。管震民的創痛並不難理解，華校是華人社會的一線斯文，作為南來教師，他自覺承擔了賡續文化的命脈。因此在詩人的筆觸裡，碑序裡外帶有「詩史互證」的意味，在追悼與重生之間打開新的局面：

滿冊創痕雜血痕，斑斑老淚亦兼存。坑儒慘劇逾秦政，實錄成編慰楚魂。後

²⁰ 管震民：〈鍾靈中學殉難師生紀念碑序〉，《綠天廬詩文集（文集）》，頁 6。

死能分慈幼責，遺孤當拜故交恩。興邦教育基童穉，轉瞬群才雪宿冤。(〈書鍾中殉難師生哀榮錄〉，頁 52)

彼時星洲報人謝松山(1891-1965)亦有奉韻之作：

人間依舊有啼痕，血肉餘腥今尚存。草滿荒郊尋曝骨，書成實錄當招魂。深慚後死難為繼，欲撫遺孤豈市恩。此日蝦夷長屈膝，九原應許息煩冤。²¹

謝松山在戰前曾任鍾靈中學華文教師，日軍入侵檳城前後避走新加坡。兩位舊同事在戰後以詩唱和，雙方皆肯定《榮哀錄》有紀史之用心，然而，謝松山執念於荒郊之亂葬崗，以日軍投降撫平九泉之下的新鬼煩冤；管震民則以教育作為興邦之盛舉，顯然另有跨過歷史血淚與傷痕的積極思考。面對戰爭帶來的世變，管震民的詩心，尤其體現在危機時代對歷史的反思。他有照護遺孤之責任，因而「興邦教育基童穉，轉瞬群才雪宿冤」就帶抵抗戰爭殘暴無明的能量，一股繼往開來的教育意志，在鍾靈師生殉難的悲劇裡，啟動歷史的新頁。

1946年6月，謝松山以浩劫餘生的筆名，寫作系列五十首〈昭南竹枝詞〉連載於《南洋商報》「和平」版，率先以漢詩形式替新加坡的淪陷歲月，做了一個帶有紀史意義的題詠。1950年這系列處理戰爭與戰後審判經歷的竹枝詞，以《血海》的漢詩集形式刊印。²²管震民曾為《血海》作序題詞，並以十二首竹枝詞呼應謝松山的戰爭寫作。他總結謝的血淚書寫：「口誅筆伐追狐史，留作天南作實憑」²³，接近另一寫序者連士升的「詩史」稱譽。但管震民有銘刻詩史的自我方式。詩世界裡的控訴，終究嵌入個人的生命史。詩的銘刻力量，同時帶來生命的迴旋。他強調「三年八月籠中困」，這不僅是客觀大環境的困局，同時也是「慘劫重重萃一門，子先殉難斷歸魂，老妻聞耗肝腸斷，既痛兒亡又女孫」²⁴的喪子、喪妻，以及孫女驟逝之痛。戰爭帶來的毀滅及戰後的療傷，皆是一己對生死的無奈承擔，對詩與史的重啟和重整，

²¹ 謝松山：〈讀檳城師生鍾中殉難榮哀錄後，次管震民先生原韻〉，《南洋商報》第 11 版，1947 年 4 月 1 日。

²² 相關研究成果，參見林立：〈亦詩亦史：描述新加坡日佔時期的舊體詩集《血海》〉，《清華學報》47：3 (2017.9)，頁 547-589。

²³ 管震民：〈題詞〉，收入謝松山：《血海》，頁 25。

²⁴ 管震民：〈題詞〉，收入謝松山：《血海》，頁 25。

從小我家庭的悼亡到鍾靈師生殉難的哀榮，管震民的詩心與世變，透過文學，竭力從終將消退或消亡的記憶裡喚起強烈的個體情感，揭示難以言盡的真相。這是「詩史」的向度，「史亡而後詩作」的真諦。²⁵

1947年12月鍾靈師生紀念碑在鍾靈中學正式揭牌。管震民再次題詠律詩，寄存歷史訓誡和反思之餘，顯示碑的「紀念性」可以延展出更積極的意義。這座新鑄造的紀念碑不再侷限於鍾靈殉難師生的內在紀念或悼念，相對而言，經由碑序、祭文、詩的寫作，鍾靈中學已是二戰華教創傷和血恨的紀念碑。

豐碑八尺立堂楹，石實金貞勒姓名。師弟有知魂亦慰，精神不朽死猶榮。南風復譜菁莪什，東海惟聞嗚咽聲。大好健兒須記取，強權圖霸業難成。（〈鍾靈殉難師生紀念碑揭幕書感〉，頁59）

在鍾靈師生殉難傷痕之外，檳城華人響應中國抗日的機工招募和動員，可視為新馬抗日援華值得銘刻的一頁。1938-39年間新馬及東南亞各地華人徵募3千餘名南洋機工回到中國，參與滇緬公路的戰時運輸。²⁶彼時檳城華社響應熱烈，羅厘車工會、膠商踴躍贊助機工旅費，機工出發且有授旗典禮，萬人歡送，他們有的集合檳城，取道仰光回到中國。²⁷作為新馬抗日籌賑的記憶，這跟檳島淪陷後的創傷，結合為一道集體傷痕。戰後華社籌建「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機工暨罹難僑胞紀念碑」，管震民題寫碑記、紀念歌，碑文將機工熱血和殉難，以及檳島淪陷的創傷，銘刻為檳島華人，甚至新馬華人於二戰的集體記憶。

是以隊募機工，大收驪駕輦車之利；技參軍運，競樹蜚芻輓粟之功。雖矢石臨頭，都無畏懼，而疆場殉職，宜慰忠魂也。迨日敵偷渡重洋，首淪孤島，先布肅清之令，更頒炮烙之刑，公冶被誣，同羈縲絏；嬴秦肆虐，重演焚坑，暴骨露屍，神號鬼哭。雖揚州十日，無此奇冤；嘉定三屠，遜茲浩劫也。²⁸

²⁵ 關於詩史的討論，參見王德威：〈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5（2017.7），頁301-307。

²⁶ 關於機工的相關研究，參考葉鍾鈴：〈南僑籌賑總會徵募機工回國服務史實〉，《陳嘉庚與南洋華人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工委會，2013），頁36-86。

²⁷ 不著撰人：〈檳城萬人空巷 熱烈歡送機工〉，《星洲日報》第17版，1939年4月11日。

²⁸ 管震民：〈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機工暨罹難僑胞紀念碑記〉，《綠天廬詩文集（文集）》，頁30。

檳島二戰創傷類比歷史上的揚州和嘉定屠殺，詩人在安頓忠魂英靈之際，這裡面多少包含了兒子管亮功參與訓練機工，最終亡於日軍的羈押刑求的血淚心事。然而，戰火終究過去。撫平傷痕，以及紀實歷史，兩相並存於祭文、序記、紀念歌與漢詩。碑文、紀念歌刻畫戰爭受難經驗，成為固定悼念儀式裡的重要組成，而寫於淪陷語境的漢詩作為私我紀錄，連同戰後公共記憶的重構，恰恰可看做管震民再現創傷，以及將創傷經歷轉化為文化記憶的努力。²⁹詩與史的寫作倫理，展現其調和及撫平的向度。

獻身華教可視為管震民一生的精神依據。1949年他自鍾靈中學退休，校方破例給予終身月退俸。他有詩記載校董部的尊師敬老：「尊師風氣開南島，苜蓿香留味更鮮」。³⁰他廣受學校禮遇，學生愛戴，該年三月校方還在升旗典禮上召集全體師生合唱祝壽歌，並席開三十餘桌替他慶祝七秩大壽。³¹而早在兩年以前，剛過68歲生日，他意識到神州大地國共內戰正熾，「遍地之烽煙，欲歸不得」，將自己的生存意義概述為獻身馬華教育，培育桃李。因此詩裡有言：

六八年華萬里身，海天何物可怡神。滿園桃李如棠棣，故國桑麻變棘榛。（〈六十八歲生日書懷並序〉，頁53）

敢誇桃李在公門，漫說師嚴道亦尊。華夏斯文終未喪，心香一瓣冀長存。（〈重逢閩二生辰再成十二章〉之六，頁53-54）

肩負華夏斯文為己任，這是南來文化人的懷抱。但也恰恰是這滿腔熱血，延續著新馬華教的命脈。其時政局多變，1948年英殖民政府宣布新馬兩地進入緊急狀態，肅殺氣氛下，中國親人來信催促北歸。管震民的回覆：「檳榔嚼久心雖苦，桃李陰多意尚寬」（〈容德姪書來催歸，詩以答之〉，頁66），仍是以教育使命自持。但詩語不乏「到處瀾漫是暗塵」的指涉，緊急狀態的風雲色變，馬共與英軍的交火時有所聞，

²⁹ 關於由儀式、文本、紀念碑等集合而成的文化記憶的討論，可參考〔德〕揚·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³⁰ 管震民：〈鍾校董部尊師敬老禮意優渥並頒月廩俸度餘年開南島華校之優例賦此誌感〉，《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10。

³¹ 鍾靈中學校刊編輯委員會：《鍾靈中學校刊（復興第五號）》（檳榔嶼：鍾靈中學，1950），頁52。

老詩人的應答頗堪玩味：

皓首惟知興教育，潔身何用恥清貧。松喬導引神仙事，但乞餘年作幸民。（〈七十初度述懷四律〉其一節引，頁 67）

厄運驚傳在去年，今逢稀古定由天。行歌怕作朝飛操，敷化還希雨潤絃。（〈七十初度述懷四律〉其四節引，頁 68）

管震民以幸民自居的苟且而活，又或者調動李白《雉朝飛》的典故，暗喻七十孤棲，無伴終老的心曲。這些都在在回應了一個古稀之年的華人教育者，終其一生僅有振興教育的使命，卻無飛黃騰達的志向。無論外在環境如何變遷，詩人以「羞為五斗折陶腰」歸結人生。管震民的題詠，投映了一代南來華校教師艱苦的生存與堅持，以及在殖民地政府剿滅馬共的政治風潮裡，他們賴以自存的信念。其時殖民地政局已有變天之勢，落葉歸根或終老炎荒，終究叩問著他們乘桴南來的人生。

四、從僑民到公民

1949 年後，中國政權易幟，英國政府很快在外交上承認新中國，但新馬兩地國共支持陣營的角力，並無停歇。當時除了新馬左翼報刊書籍的影響，殖民地政府頒佈國民服務法令，對 18-24 歲適齡青年展開受訓服役的徵召，促使不少青年選擇逃避服役而北歸，一時蔚為風潮。當時捲入政治認同轉向的華校師生不在少數，1953 年新加坡發生的「五一三事件」是顯著例子，學潮與政治角力的餘波蕩漾。北歸熱潮一直延續至 1955 年，中國政府對雙重國籍政策表態，拒絕承認具有雙重國籍之中國公民。³²新馬華人的政治認同來到一個國籍議題的分水嶺。

在此背景下，作為第一代南來華人的管震民，內在心緒也徘徊在歸鄉的可能與不可能。儘管年事已高，北歸有更多現實的考量和限制。但觀察這幾年寫作的漢詩，

³² 相關討論，參見崔貴強：《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修訂卷）》，頁 257-288。

對應種種殖民地時局和教育的變革，管震民以「口啖檳榔」突出自己的老年心境，對照清末民初的南來流寓漢詩，既有相似的情感結構，但又可見不同的思考轉向。

管震民幾乎每年生日、元旦、歲末皆有詩，坦露了南來歲月背後的時間意識。詩裡回顧平生，總結當下，由此提煉生存況味，多了幾分悵惘，又試圖超脫。1951年鄉人來信詢問近況，他定調眼前人生「平安是福」，詩言：

重嚼檳榔十七年，渾忘苦澀味難咽。盈頭還見青絲混，老眼難希白霧蠲。振筆書成行尚直，舉杯興至飲無延。平安是福堪相告，更望煙消萬里天。（〈鄉友書問近狀率成一律答之〉）³³

這是歷經檳城淪陷，家庭與人身苦難後的一種淡然處世態度。當然他曾相信「星相家謂余六九、七一兩歲，難逃逆運，今幸無恙」（〈辛卯元旦書紅〉）³⁴，平安是福也是現實寫照。但不能忽略的是，鍾中教師政治遇害事件頻傳。1949年9月英文資深教師梅英榮（同時身兼檳威馬華公會秘書）被殺害，1951年底更有國文科主任陳宗嶽（同時兼《光華日報》主筆）在教師節當晚遭狂徒開槍遇害，頗為震撼。其出殯行列有三千人執紼，極盡哀榮。³⁵陳宗嶽是接替管之退休職缺的國文老師，1950年初到任，此前曾任馬六甲培風中學校長。管長陳十歲，二人交情甚篤，常有詩唱和。管曾為陳的六十壽慶賦詩：

我已龍潛甘守拙，君方虎變定衝圍。頻年鼓棹隨鷗泛，何日揚鞭信馬歸？³⁶

但萬萬料想不到，隔年竟以詩悼亡，詩裡頌讚其「傲骨怎教隨俗媚，直腸總不合時宜」，接續以「席散車迴逢狹路，椎聞博浪更堪悲」³⁷收束。這裡以秦代張良策劃行刺秦皇於博浪沙的典故，暗指陳宗嶽之死乃政治暗殺。其時常聞馬共突襲事件，被

³³ 管震民：〈鄉友書問近狀率成一律答之〉，《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29。

³⁴ 管震民：〈辛卯元旦書紅〉，《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28。

³⁵ 不著撰人：〈陳宗嶽昨日出殯〉，《南洋商報》第7版，1951年10月24日。

³⁶ 管震民：〈余誕庚辰今年庚寅為陳宗老六十大慶庚觚獻壽寅餞回春仍次前韻即以奉祝〉，《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12。

³⁷ 管震民：〈十月廿一日教師節在紫羅蘭聚餐陳宗老散席後歸途遇害為之痛悼不已〉，《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36。

指為國民黨人的文化人常有人身危機。陳之死離不開此脈絡。³⁸這反映了動盪不安的時局，管內心藏有憂患。對管震民如何理解眼前環境，我們追索他在前後時期內嵌於詩語的「桃花源」意象，作為理想生存環境的冀望，對照眼前局勢與肅殺氛圍，回應了他裡外試圖渴求的一種安穩狀態。

兩渡重溟劫幾更，南華一卷悟浮生。悲歡離合休追敘，盡化輕塵入太清。³⁹

閒中野趣傲羲皇，日蒸龍涎一瓣香。外物不關心內事，桃源長願在檳榔。⁴⁰

南來從未見桃花，桃李移栽且吐葩，日嚼檳榔消塊壘，幾忘四口滯天涯。

倦鳥思歸已有年，劫餘弓影總心懸。梅魂鶴夢頻縈繞，苦恨孤山路萬千。⁴¹

在「思歸」與「滯天涯」的拉鋸間，他尋思「桃花源」可能，不過是在曖昧的時局內替自己找到寓居南洋的意義。而桃李滿門的一點成就，又讓「桃源」意象不僅僅是詩學套語，而有著一種對和平安穩現實的真誠企求。1952年的生辰，又見相似的情感線索：

久游南島忘炎日，更憶東瀛賞早春。栗碌天涯霜滿鬢，避秦還待武陵人。⁴²

因此，檳榔嶼能否成為追尋的桃源，詩人仍在等待那個「忽逢桃花林」的武陵人。對照南渡那幾年，中國已是戰火密佈。詩人無家可歸的感受尤其真切，當時詩語裡已鋪陳桃源意象：

哀鴻早訴離巢苦，堂燕翻誇別壘新。等是有家歸不得，桃源何處避秦人。（〈思歸〉節選，頁1）

1949年後國共易幟，政權改變帶來的情感變化更顯微妙。我們可以從南來文人對家國想像的反覆情感，窺見他們對眼前的流寓，以及故土的想像和感觸。神傷之處，尤其往往牽動於家鄉人情與事景的變遷：

³⁸ 不著撰人：〈檳鍾靈中學課室發現 馬共傳單百餘張 指陳宗嶽為國民黨代表 丹戎道光一男子被拘捕〉，《星洲日報》第7版，1951年11月1日。

³⁹ 管震民：〈辛卯七二初度漫成八絕〉之二，《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30。

⁴⁰ 管震民：〈辛卯七二初度漫成八絕〉之七，《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30。

⁴¹ 管震民：〈戴金衡學長贈詩催歸賦此以答〉節選，《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35。

⁴² 管震民：〈七三生辰書懷〉節選，《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38。

生寄死歸隨壤朽，形消物化等雲輕。一盂麥飯從何薦？北望先塋淚暗傾。⁴³
但詩人退休靠月退俸度日的現實，讓他逐漸著眼於各種生活的日常輪轉間，建立自己的地方感。何以為家，他對世事物理有了更超然看法：

莫說歸途萬里賒，天涯到處可為家。……早把牢愁隨水滌，任憑晚景逐年加。
閒中領略廬中趣，蕉影翩翩拂檻斜。⁴⁴

這種地方感，混雜著各種居住環境的認同，以及悠然自處。每一重申的地方認同感，處處體現一種意圖豁達，超然解脫的心態。那是老來體悟的人生道理，抑或是詩裡重申的地方意識？

吾愛吾廬別有天，藤床竹椅亦怡然。盆栽小景供清玩，座疊叢殘檢古編。滿院椰蕉翻羽扇，隔鄰笙管播風絃。汗青事業渾忘盡，薄醉微吟聳瘦肩。⁴⁵

榮枯物理環輪轉，世事如棋一例看。⁴⁶

庭前佇立凝眸久，物物何曾失故常。⁴⁷

電風扇啟翻多事，玉映冰壺心自涼。⁴⁸

以上詩作由外景的椰蕉到室內的傢具盆栽，以及叢殘古編的舊書、電風扇等日常物件，貫穿的線索是一種與地方發生聯繫的親密感，彰顯著一種意志。「吾愛吾廬別有天」可視為檳榔嶼的安居角落，這是南天一角，近似法國哲學家巴修拉（Gaston Bachelard, 1885-1964）提出的親密空間、親密場所的主題。這裡透露出一種安居意志，「它賦予了力量、賦予了親密感的力量。安居意志彰顯出內在親密感與休憩的關連。」⁴⁹若仔細理解這種親密感，這些刻劃歲月，同時記載心境的詩作，多少看出羈留終老南洋的詩人，自我安頓與重申的複雜感受。

⁴³ 管震民：〈十月十五日接家書云當局將掘舊塚夷為平地作生產用聞之悽然〉節選，《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36。

⁴⁴ 管震民：〈廬中自遣〉節選，《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47。

⁴⁵ 管震民：〈雜感五律〉之一，《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48。

⁴⁶ 管震民：〈雜感五律〉之二節選，《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48。

⁴⁷ 管震民：〈雜感五律〉之三節選，《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49。

⁴⁸ 管震民：〈初冬偶成〉節選，《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49。

⁴⁹ 黃冠閔：《在想像的界域上：巴修拉詩學曼衍》（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335-336。

在他賃居的房子年久失修，整修完成之際，屋與人的生存連結，調動的依然是熟悉的桃源避秦意象。那種遊走於客居、避居、歸鄉的反覆情結，是詩句裡容易調動的典故陳辭。雖不無俗套之形式意義，但也看到反覆調度相近意象的過程，潛在的心境。修屋進而寄存餘身，詩人的心境與居屋共存。

一番整舊一番新，四壁軒窗已絕塵。久住渾忘身是客，桃源暫作避秦人。⁵⁰

傾囊得遂安居願，逆旅居然似故鄉。⁵¹

安居在此不是抽象意志，而是依屋宅而興的有力量的意象。詩人的內心空間如何通過家宅重新找回它的形式，一股原初熱量所具備的形式？⁵²經由修屋，詩人同時重申道德修身的志向。

橐筆天涯不計春，買山無力坐清貧。書生素志原恬淡，潤屋先求德潤身。⁵³

「德潤身」是「潤屋」的前提，揭示了被置身於炎荒的逆旅，管震民要具體把握住自己扎根落戶的意志。詩裡常出現的弦歌、蘆管是文教播遷的意象，教育終究成為他肩負的使命，也是他賴以安頓的存在感。

兩渡重溟廿八年，惟憑翰墨結因緣。更欣海外成鄒魯，盈耳洋洋播誦弦。⁵⁴

用夏變夷嚴表率，樂群敬業起歌謳。九文台上敷文化，時與騷人事唱酬。⁵⁵

管的處世待人理念是「寧人負我，我勿負人」，愛才惜才，桃李無數，回饋和保持聯繫的學生，也豐足了他的教學和退休生活。⁵⁶但外在環境依然險峻和多變，1952

⁵⁰ 管震民：〈廬廬年久失修又因風雨侵蝕棟折椽摧危險萬分飭匠修竣心始釋然率成四絕以自慰〉之三，〈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52。

⁵¹ 管震民：〈廬廬經三十天修竣始覺苟完苟安再成一律〉節選，〈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52。

⁵² 〔法〕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著，張逸婧譯：《空間的詩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頁 59。

⁵³ 管震民：〈廬廬年久失修又因風雨侵蝕棟折椽摧危險萬分飭匠修竣心始釋然率成四絕以自慰〉之四，〈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52。

⁵⁴ 管震民：〈歲暮雜感〉之二，〈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49。

⁵⁵ 管震民：〈前塵八律〉之六節選，〈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51。

⁵⁶ 關於管震民跟學生的互動，詳見管之孫女的記述。管檳玉：〈緬懷先祖管震民先生：側寫師生情〉，《季風帶》11（2019.4），頁 88-92。新加坡前外交官、國會議員李炯才也是管的學生，他回憶老師地方口音很重，教中國典籍和書法甚為用心，且記下在當《星檳日報》記者期間碰上老師，老師還

年 2 月教總主席兼檳城鍾靈中學校長陳充恩 (David Chen) 遇刺身亡，馬共主導暗殺，主因是陳充恩作為國民黨人，阻礙了馬共勢力對華校的滲透，且認定他是警方的線人。⁵⁷陳的遇害，似要終結國民黨在教總的勢力。這位當年延攬管震民到鍾靈執教鞭的陳校長，對管有知遇之恩。管本身在緬甸期間曾任國民黨總支部執委多年，相似的政治背景和教育立場，讓彼此更為投契。管在陳充恩遇害週年的悼念詩裡，不忘為陳伸張正義：「龍蛇起陸爭靡已，鬼蜮含沙恨孰伸？」、「桃李花猶含淚雨，檳榔樹尚莽煙塵」。⁵⁸ 1956-57 年間檳城學潮洶湧，鍾靈中學是這一波接受政府津貼而改制的全馬第一所華校，引發的震撼和爭議更大，已是學潮的聚焦點，華教運動進入對抗體制的高潮。當年鍾靈學潮事件中，因支持學生質疑校方作法的華文教師孔翔泰和任雨農遭校方開除。管震民對鍾靈感情甚深，每年送別應屆畢業生均撰寫詩、序、題詞，以及鍾靈中學季刊復刊後的題詠。然而，學潮的大變動，均未適時反映在管的詩作。只在事過境遷的 1958 年，有詩題贈給當年曾共事的孔翔泰，但心境已顯得輕鬆自在，竹林清談話當年般的談笑風生。

矢志傳經尊北斗，為時養器遍南天。居夷久亦安林隱，煮茗清談樂自然。⁵⁹
管的心緒變化，彷彿邁入耄耋之年而不問世事。但有趣的是，1957 年馬來亞聯邦獨立，管震民有了響應，以詩題詠新時局的到來。

震耳風傳獨立聲，從茲半島放光明。嚶鳴互助開新運，馬脫駕兮萬眾迎。⁶⁰
「馬脫駕兮」是馬來語 Merdeka 的諧音，獨立口號響徹雲霄，管的心境有了變化。對於寓居南溟多年，眼下新興國家崛起，認同的轉變如同在浮海裡找到依附，甚至有著忠貞的表態。

開他玩笑：文章不好，記性又差，怎當記者！參見李炯才：《追尋自己的國家：一個南洋華人的心路歷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 64、99。

⁵⁷ 關於馬共介入該事件的陳述，參見陳平、伊恩沃德 (Ian Ward)、諾瑪米拉佛洛爾 (Norma Mirafior) 著，方山等譯：《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頁 277-278。

⁵⁸ 管震民：〈悼陳充恩校長逝世週年紀念〉，《綠天廬詩文集（詩集）》，頁 40。

⁵⁹ 管震民：〈贈孔翔老〉節選，《管震民先生紀念集》，頁 14。

⁶⁰ 管震民：〈八月一日參觀賴敬程教授畫展，賴君當眾揮毫，口占二絕以題。一 題雄雞獨立圖〉，《管震民先生紀念集》，頁 8。

料得嫦娥驅厄閩，好教燦爛慶昇平。一年一度團圓節，強半南天寄此生。⁶¹

人皆喚我是唐人，自信唐人守本真。克儉克勤興實業，惟忠惟恕擴洪仁。推誠相與多相會，擇善同居久結鄰。四海一家兄弟似，華巫英印互相親。⁶²

1957 年底，公民權申請運動熱烈，各政黨組織投入協助人民填表申請。爾後幾年，管震民陸續有詩放眼新國度的新氣象。他刻畫華人爭取公民權融入新國度的景象，甚至有期待族群和平共處的直白呼籲：「四海一家兄弟似，華巫英印互相親」，詩人描摹締造新興國度的願景，躍然紙上。

然而，在這類正面迎向國家轉型過渡的詩篇裡，管震民另有詩稿投寄在臺灣創刊的《中華詩苑》(1955-1967，後改名《中華藝苑》)。管是最早在該刊物投稿的馬來亞詩人之一，也是少數的檳城投稿人。而在《中華詩苑》刊載的詩稿，多有反映家國轉型過程的感觸與期望。然而，這當中卻有「忽聞逐客頒新令，欲泣無言淚滿巾」、「人權保障本同風，種族隔離更不公」等既有無奈又責難的心思。⁶³不能忽視的是，臺灣《中華詩苑》的發刊與設置「海外新聲」園地，提供了在中國大陸政權易幟之後，東南亞漢詩寫作人另一個重要的發表詩作的藝文天地。尤其管震民曾為國民黨員，1950 年臺灣國民政府對漢詩的發揚，以及管震民個人情感上的認同與親近，對照落地安居於眼前獨立建國的馬來亞聯合邦，詩篇裡透顯著些許微妙的心境轉折。

然而，作為一個有國籍的新公民，管震民詩裡頌揚著一種堅定新家國信念：

鶴嶼稽留廿四春，僑民今已列公民。馬華相處如兄弟，第二家鄉一樣親。

聯邦獨立慶安全，快起同揚祖逖鞭。眾志成城堅結合，華巫印族振民權。⁶⁴

天賜遐齡八一翁，且拈秃管起書紅。新邦異族和諧處，舊曆他鄉祝賀同。⁶⁵

⁶¹ 管震民：〈中秋夕書感〉節選，《管震民先生紀念集》，頁 8。

⁶² 管震民：〈慶祝馬來亞聯合邦獨立大典四章〉節選，《光華日報》第 13 版，1957 年 8 月 31 日。轉引自李榮吉：《管震民詩歌研究》，頁 63。

⁶³ 關於管震民發表於《中華詩苑》的詩作，參見李知灝的研究。李知灝：〈建國前後馬來西亞漢詩社群在臺發表——以《中華詩(藝)苑》(1955-1967)閒詠、課題作品為例〉，《馬來西亞漢學刊》2(2018.8)，頁 53-54。

⁶⁴ 管震民：〈七九雜感十二章并序〉其二、三，《管震民先生紀念集》，頁 10-11。

⁶⁵ 管震民：〈庚子農曆元旦試筆〉節選，《管震民先生紀念集》，頁 20。

彼時民族國家新造，政府推動十年國語學習計畫，憲法規定 1967 年馬來語文將成為馬來半島的唯一國語和官方語文。於是，各項國語月運動接連推出，推廣馬來語的習得，使人民成為更合國家需要的一代。⁶⁶這項始於 1950 年代中期的學習馬來文運動，當時新馬兩地華人社會積極響應，不僅華校學生團體、中小學教師會、校友會、職工團體紛紛開辦夜間和週末馬來文補習班。經商華人也鼓勵主動在廣告、招牌、貨物、價格標示馬來文，甚至訓練店員以國語招呼客人，掀起學習國語熱潮。⁶⁷這等風氣，也影響了管震民對國語運動的支持，儘管種族有異，但對國民語言之統合，他甚至以聲氣相投視為形塑新邦的呼籲。

運動風行國語週，新邦善政佔先籌。族雖有異言非異，聲氣相投效自收。⁶⁸

管震民的認同轉向乍看顯得過於自然和迅速而有些突兀，尤其相較於前幾年北歸熱潮之際，仍徘徊尋覓桃源的流寓身影。但在這個認同轉向的政治現實裡，新的國家意象和想像，對這些南來教育者扎根於此數十年，似成了唯一的抉擇。在此之前，新馬社會已走過一段爭取公民權的艱辛道路。尤其管震民年事已高，終老異鄉已是情非得已的選擇。馬來亞獨立的前兩年，當時過七十六歲生辰的管震民，再次重申定調堅守崗位的教育家使命，並將異邦視為故鄉。

天台遙望阻歸航，祇把他鄉作故鄉。晨夕重闌絃誦起，詒謀惟冀紹書香。

聞道驚濤駭浪中，不知埋沒幾英雄。車書一統非懸想，霧眼還堪見大同。⁶⁹

然而，詩裡「車書一統非懸想」是一種積極或樂觀的期待，抑或寄寓了對當時喧囂不已的華校接受津貼改制，更動教學媒介語的趨勢判斷？1950 年初陳宗嶽剛到鍾靈接替管之國文主任一職，管當時就曾寄語陳：「但得車書能統一，且邀猿鳥共忘機」

⁶⁶ 不著撰人：〈端賽納塞昨再強調聲明 巫語為唯一官方語 明年實施絕不妥協 要求採用華語者對國語無誠意 今年國語月應加緊推動〉，《南洋商報》第 9 版，1966 年 2 月 25 日。學習馬來文的熱潮，可參考楊貴誼的親身回憶。參見楊貴誼：《楊貴誼回憶錄：膠童與詞典》（吉隆坡：南大教育與研究基金會，2006），頁 198-207。

⁶⁷ 不著撰人：〈協助政府推行國語運動 森州中華總商會促會員採用國語〉，《南洋商報》第 9 版，1961 年 7 月 11 日。

⁶⁸ 管震民：〈國語運動週〉，《管震民先生紀念集》，頁 20-21。

⁶⁹ 管震民：〈乙未仲春七六生辰瑣憶十二章〉之十、十一，《綠天廬詩文集》，頁 58-59。

(頁 12)。這裡的車書一統，期待著語文政策的統一。鍾靈中學要走獨尊華文的教育政策，還是期待著教學媒介語終能跟官方語言一致？

1961 年立法議會根據《拉曼達立報告書》而制訂通過的教育法令，旨在建立一個以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國家教育制度。其中附帶深受華社憂慮的條文，賦予了教育部長逕直改變國民型小學為國民小學的權力。但已屆八十二高齡的管震民似已無力理解或介入其時華教鬥爭的理念，因此 1962 年管震民再次對新時局的國家教育方向寄託了他的想像：

華朝過後又清明，虎嘯風生四序平。殊種語言將統一，多元民族更繁榮。⁷⁰
飄零半生，管震民終於在晚年見證一個新的家國誕生，同年 7 月逝世於已視為故鄉的檳島。就他而言，教育意義的「斯文一脈傳」似乎並不違背，直接肯定教學語言統一帶來的繁榮，必然在新興國家的進程裡。然而，若對照於在 1950 年代開始為華教爭取權益奮鬥一生的「族魂」林連玉 (1901-1985)，最終被褫奪公民權，他詩裡的華教鬥士形象，如同魯迅式的抵抗與戰鬥：

飄零作客滯南洲，時序渾妄春也秋。幸有嶙峋傲骨在，更無暮夜芭苴羞。橫
揮鐵腕批龍甲，怒奮空拳搏虎頭。海外孤雛孤苦甚，欲憑只掌挽狂流。⁷¹

林連玉和管震民同屬戰前南來的華校教師，但管震民年長林連玉廿餘歲，已屆耄耋之年的老詩人，已在華教戰鬥前線之外。管震民寫於檳榔嶼的詩文，勾勒了南來華校教師貢獻一輩子的教育使命，以及遭致的時代劫難。而生命晚年的國家認同轉向，恰恰為滯留炎荒的後半生，找到一個現成的桃源。只不過這個新興桃源，恐怕不再是「道統縣縣眾口傳」⁷²的孔教理想。新的多元種族國家裡的華巫糾葛與矛盾，大概是管震民預想不到的教育和政治前景吧！

⁷⁰ 管震民：〈壬寅仲春八三述懷四章〉其二節選，《管震民先生紀念集》，頁 26-27。

⁷¹ 林連玉：〈呂毓昌妹夫有詩見寄步韻一首〉，《連玉詩存》（吉隆坡：林連玉基金會，1986），頁 31。

⁷² 管震民：〈孔聖閏誕〉，《管震民先生紀念集》，頁 9。

五、小結

管震民被譽為北馬詩翁、檳城詩翁，無論在鍾靈中學，甚至在馬來半島，都是少數舊體詩文著述豐贍的詩人。除此，他還是著名書法家和印人，以大篆、行書見長，旁及瓦當、甲骨。⁷³南來檳城執教後的近卅年歲月，漢詩寫作幾乎伴隨了每一個生活階段。紀史敘事，抒情言志，相對同時段的其他南來詩人而言，管震民作為詩作質量兼備的南來華教工作者，尤其矚目。詩友兼書法家周曼沙讚譽管震民的詩深得「山川雄渾之氣」，尤其淪陷時期幾近家毀人亡的遭際，「先生襟懷沖遠，不以家門之劫而餒，不以處境之險自危。悲憤之餘，發為國族呼聲，激勵民氣」。⁷⁴從戰爭階段的個人困境和悲憤，鍾靈中學的師生殉難，漢詩裡的悼亡、紀史、救贖，叩問了詩與史的寫作倫理。這多少解釋了他赤忱的民族和文化情感，透過詩滋養其生命，存續了華人的集體記憶。在戰爭創痕和教育理想之間，個體之進退，安居之懷想，貫穿為詩裡的故土和南洋地方意識。從援華抗日到最終迎接獨立建國的新興馬來亞聯合邦，詩人的雙鄉地方感，原鄉與離散意識的交織，終究落實在詩的抒情回歸，見證了家國認同的轉向和自我安頓。

⁷³ 謝光輝、陳玉佩：《新加坡 馬來西亞華文書法百年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頁 26。

⁷⁴ 周曼沙：〈周序〉，《綠天廬吟艸》，無頁碼。

徵引文獻

近人論著

(一) 報刊

不著撰人：〈檳城萬人空巷 熱烈歡送機工〉，《星洲日報》第 17 版，1939 年 4 月 11 日。

不著撰人：〈陳宗嶽昨日出殯〉，《南洋商報》第 7 版，1951 年 10 月 24 日。

不著撰人：〈檳鍾靈中學課室發現 馬共傳單百餘張 指陳宗嶽為國民黨代表 丹戎道光一男子被拘捕〉，《星洲日報》第 7 版，1951 年 11 月 1 日。

不著撰人：〈協助政府推行國語運動 森州中華總商會促會員採用國語〉，《南洋商報》第 9 版，1961 年 7 月 11 日。

不著撰人：〈端賽納塞昨再強調聲明 巫語為唯一官方語 明年實施絕不妥協 要求採用華語者對國語無誠意 今年國語月應加緊推動〉，《南洋商報》第 9 版，1966 年 2 月 25 日。

漁父：〈管震民重渡南洋〉，《時代日報》第 1 版，1935 年 1 月 21 日。

管震民：〈慶祝馬來亞聯邦獨立大典四章〉，《光華日報》第 13 版，1957 年 8 月 31 日。

謝松山：〈讀檳城師生鍾中殉難榮哀錄後，次管震民先生原韻〉，《南洋商報》第 11 版，1947 年 4 月 1 日。

(二) 專書

李炯才：《追尋自己的國家：一個南洋華人的心路歷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 李榮吉：《管震民詩歌研究》，新加坡：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5。

* 崔貴強：《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修訂卷）》，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 陳平、伊恩沃德（Ian Ward）、諾瑪米拉佛洛爾（Norma Mirafior）著，方山等譯：《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

- 麥留芳：《虛擬認同：早期馬來亞華人的愛國歌曲》，新加坡：新加坡華裔館，2012。
- 晶美術館策展團隊：《徐悲鴻：華人百年巨匠系列》，臺中：創新文化基金會，2020。
- 黃冠閔：《在想像的界域上：巴修拉詩學曼衍》，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 楊貴誼：《楊貴誼回憶錄：膠童與詞典》，吉隆坡：南大教育與研究基金會，2006。
- * 葉鍾鈴：《檳城鍾靈中學史稿（1917-1957）》，新加坡：新加坡華裔館，2009。
- 管震民：《蘆管吟艸》，香港：自印，1940。
- 管震民：《管震民先生七十初度酬唱集》，檳榔嶼：檳榔吟社，1949。
- * 管震民：《綠天廬吟艸》，檳榔嶼：管震民先生七秩榮壽紀念壽管委員會，1949。
- * 管震民：《綠天廬詩文集》，檳城：綠天廬，1955。
- * 管震民：《管震民先生紀念集》，檳城：管震民先生喪事委員會，1964。
- 歐陽興義編著：《悲鴻在星洲》，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
- 潘筱蓓編纂：《管震民集》，吉隆坡：拉曼大學「馬來西亞古典詩人作品匯編及評介」研究計畫，2014。
- 謝光輝、陳玉佩：《新加坡 馬來西亞華文書法百年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
- 謝松山：《血海》，新加坡：南洋報社有限公司，1950。
- 鍾靈中學校刊編輯委員會：《鍾靈中學校刊（復興第五號）》，檳榔嶼：鍾靈中學，1950。
- 〔法〕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著，張逸婧譯：《空間的詩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 〔德〕揚·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 Tan Liok Ee (陳綠漪).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三）專書文章

- 伊藤：〈焚書〉，《彼南劫灰錄》，檳城：檳城鍾靈中學，1957，頁 95-98。

汪洋：〈鍾靈中學員生殉難記〉，收入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頁 23-28。

周曼沙：〈周序〉，收入《綠天廬吟艸》，檳榔嶼：管震民先生七秩榮壽紀念壽管委員會，1949。

林連玉：〈呂毓昌妹夫有詩見寄步韻一首〉，《連玉詩存》，吉隆坡：林連玉基金會，1986，頁 31。

張少寬：〈一代詩翁管震民〉，《檳榔嶼翰墨緣》，檳城：南洋田野研究社，2017，頁 70-72。

* 葉鍾鈴：〈檳城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實錄〉，收入陳劍虹、黃賢強編：《檳榔嶼華人研究》，檳城：韓江學院華人文化館，2005，頁 307-326。

葉鍾鈴：〈南僑籌賑總會徵募機工回國服務史實〉，《陳嘉庚與南洋華人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工委會，2013，頁 36-86。

(四) 期刊論文

王德威：〈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5 (2017.7)，頁 285-307。

李知灝：〈建國前後馬來西亞漢詩社群在臺發表——以《中華詩（藝）苑》（1955-1967）閒詠、課題作品為例〉，《馬來西亞漢學刊》2 (2018.8)，頁 51-67。

* 林立：〈亦詩亦史：描述新加坡日佔時期的舊體詩集《血海》〉，《清華學報》47：3 (2017.9)，頁 547-589。

* 林立：〈創痛記憶：新馬兩地有關日佔時期的舊體詩〉，《華人研究國際學報》11：2 (2019.12)，頁 27-44。

管檳玉：〈緬懷先祖管震民先生：側寫師生情〉，《季風帶》11 (2019.4)，頁 88-9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in Peng, Ian Ward & Norma Mirafior, *Wo Fang De Li Shi* [My Side of History] trans. by Fang Shan at el.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
- Choi Kwai Keong, *Xin Ma Hua Ren Guo Jia Ren Tong De Zhuan Xiang 1945-1959 Xiu Ding Juan* [The Transition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1945-1959 (Revised)] (Singapore: The Youth Book Co., 2007).
- Guan Zhen Min, *Guan Zhen Min Xian Sheng Ji Nian Ji* [Memorial Collection of Mr. Guan Zhen Min] (Penang: Guan Zhen Min Xian Shen Sang Shi Wei Yuan Hui, 1964).
- Guan Zhen Min, *Lü Tian Lu Shi Wen Ji* [Mr. Guan Zhenmin Poetry Collection] (Penang: Lü Tian Lu, 1955).
- Guan Zhen Min, *Lü Tian Lu Yin Cao* [Guan Zhenmin Collection] (Penang: Guan Zhen Min Xian Sheng Qi Zhi Rong Shou Ji Nian Shou Guan Wei Yuan Hui, 1949).
- Lam Lap, “Sea of Blood: A Classical-Style Chinese Poetry Collection abou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ingapore” i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7.3 (Sep. 2017), pp. 547-589.
- Lam Lap, “Traumatic Memories: Classical Poetry about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 11.2 (Dec. 2019), pp. 27-44.
- Lee Eng Keat, *Guan Zhen Min Shi Ge Yan Jiu* [A Study of Guan Zhenmin, an Immigrant Poet in Malaya] (Master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5).
- Yeap Chong Leng, “Penang Chinese Mechanics Serving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in *Bing Lang Yu Hua Ren Yan Jiu* [Studies on the Chinese in Penang] ed. by Tan Kim Hong & Wong Sin Kiong (Penang: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of Han Chiang College, 2005), pp. 307-326.
- Yeap Chong Leng, *Bing Cheng Zhong Ling Zhong Xue Shi Gao (1917-1957)* [Historical Manuscripts of Penang Chung Ling High School (1917-1957)]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2009).